

中医各家学说

金元医学

06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样 本 库

中 医 各 家 学 说

金元医学

丁光迪 编 著

鲍正飞 丁国华

协助整理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165855

2k31/10

中医各家学说·金元医学

丁光迪 编著

出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泰州人民印刷厂

开本787×1029毫米 1/32 印张13.75 字数307,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14196·267 定价：3.20元

责任编辑 王义烈

目 录

绪 言.....	1
金元诸大家的学说渊源.....	7
“金元四大家”名实考.....	13
金元四大家论“火”.....	19
金元医学家论“升降”.....	29
金元医学家论“命门”.....	41
金元医家论老年病学.....	50
成无己	
成无己学说探讨.....	61
从成无己的成就回顾伤寒学说的渊源与发展.....	73
刘河间	
刘河间学说探讨.....	99
刘河间的“阳气怫郁论”探讨.....	124
刘河间的脾胃观.....	131
刘河间方药用量用法探讨.....	134
刘河间医话选按.....	142
张子和	
张子和学说探讨.....	152
张子和医案医话选按.....	175
张元素	

张元素学说探讨·····	191
张元素医案医话选按·····	205

李东垣

李东垣学说探讨·····	211
李东垣医案医话选按·····	234

王好古

王好古的学术成就探讨·····	250
王好古医案医话选按·····	262

罗天益

罗天益的学术成就探讨·····	277
《药戒》考·····	284
罗天益医案医话选按·····	288

罗知悌

罗知悌的学术成就探讨·····	310
-----------------	-----

朱丹溪

朱丹溪学说探讨·····	314
“阳有余阴不足论”剖析·····	332
朱丹溪的“相火论”探讨·····	337
朱丹溪的“胃气论”简析·····	345
《张子和攻击注》质疑·····	350
朱丹溪医案医话选按·····	355

葛可久

医中奇侠——葛可久·····	380
《十药神书》考评·····	382

王 履

医中文人理论家——王履·····	393
------------------	-----

滑 寿

滑寿的学术成就探讨·····	404
----------------	-----

滑寿医案医话选按·····	417
---------------	-----

后 记·····	431
----------	-----

绪 言

中医各家学说，内容极其丰富，它包含着历代医家在理论上、临床上的各种成就，以及学派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和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过程。其内容十分深湛，是祖国医学的精华所在，是中国医药学伟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教学角度来看，是一门重点课程；对临床、科研来说，是拓宽思路、获得启示和借鉴的宝贵文献。因此，值得我们重视和加以研究。

由于这门学科内容多、涉及面广，从古代以至近代各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特色和成就，因此援用断代史方法加以研究，可能内容包罗的面比较宽些，讨论问题亦易于深入。当然，这是一种尝试，不敢说有什么成熟的经验。从各家学说成就来看，金元医学又是一个突出部分，它上承汉、晋、唐、宋，下启明、清两代。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又有转变学风的历史意义。所以先从这里进行探讨，而后再逐步展开出去，即由点到面，可能搞得比较扎实些。

一

从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而言，最早的如成无己对仲景学说大有研究，治病每多应验。他注解《伤寒论》，开辟了研究仲景学说的注释途径，并改变了学习《伤寒论》的风气。刘河间阐发病机，尤其论火，著为《原病式》，开创了专题研究《内

经》病机学说的先声。张子和主张攻邪，著《儒门事亲》，提出了“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气血以流通为贵”的精髓。张元素重视脏腑辨证，归经用药，著《医学启源》、《脏腑标本用药式》，创新了辨证用药的门径。李东垣发挥内伤脾胃学说，著《内外伤辨》、《脾胃论》，从而完备了外感与内伤的证治体系。王好古在药理、伤寒方面大有发展，著《汤液本草》、《医垒元戎》、《阴证略例》，继承易水学派成就，总结前人成果。罗天益忠于东垣之学，但著《卫生宝鉴》，类集名方，又发展和充实了易水之学。罗知悌虽为寺人，但精于医，传道授业，成为北方医学传于江南（越中）的有功之人，尤其是培养了一代名医如朱丹溪等。丹溪集金代名医之大成，著《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是援儒入医之为首者，对气、血、痰、郁、火的论治很多发挥，并使医学风气为之一变。葛氏世代为医，从豫、应雷、乾孙，祖代相传，成就卓著：应雷著《医学会同》，对运气标本、阴阳升降、气血虚实，率与他医异，并使刘河间、张元素之学，始传于江南（吴中）；乾孙是医中奇侠，不尚方药，而所疗奇验。滑伯仁博通经史诸家言，尤深于医，《读素问钞》、《难经本义》、《十四经发挥》，做了卓越的古医籍整理工作；尤其对于《素问》，能够突出纲领，开创了分类学习的新方法。窦汉卿著《针经指南》、《标幽赋》等，发展了针灸学，特别是流注、补泻等作用；又如^③曾世荣，精于方脉，著《活幼心法》，大行于世，使儿科学的发展，成为承先启后有影响的人物。齐德之精擅外科，著《外科精义》，于疮肿证候，浅深虚实，颇为详尽，对外科内治，务本之图，尤为突出。危亦林五世家传，著《世医得效方》，总结经验，对正骨科与金镞科，特别整复方法、工具、麻醉药应用等，都为中医的正骨科奠定了基础。倪

维德世以医鸣，并精擅眼科，著《原机启微》，补充了此科的阙略，深得薛己的大为赞誉。《十药神书》是一部最早的肺劳病专著，内容颇多发挥，作者亦富于临床经验，具有独创精神。忽思慧总结十多年的御膳房经验，著《饮膳正要》，成为食疗和营养学的最早专著，并总结回族医药的成就，这一点尤为宝贵。此外，尚有敖氏《伤寒金镜录》，在舌诊方面，补充和发挥伤寒病学的成就，成为舌诊的最早专著，大大发挥了中医诊断学的擅长。戴同父潜心《内经》之秘，撰五运六气之旨，重视医为性命之学，撰《脉诀刊误集解》，纠正高阳生的谬误，正本清源，使脉学重放异彩。其他如养生学、老年病学，此时亦有很多成就，如邹铉编次的《寿亲养老新书》，王隐君著的《泰定养生主论》，均从少年、壮年、老年论证生理、病理变化，及其调摄方法，贡献亦很多，大有研究价值。凡此等等，名医辈出，著作如林，新说异长，各显神通，金元医学之成就，真是“郁郁乎文哉”。

二

当然，最具影响者，要推金元几位大家。如刘河间、张元素，前者提出“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内外皆扰”，为当时火症大疫流行，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后者认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为他的脏腑辨证，归经用药，找出理论根据，自成家法。这些成就，固然是他们的独到造诣，但也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正是金世宗（史称小尧舜）即位，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改革，鼓励创新，推贤荐能，学术气氛活跃，所以刘、张之创新说，一方面反映他们对流行的运

气学说有各自的见解；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他们顺应时代的召唤，标榜革新，所以其说能够盛行于大定、明昌间三十年。张子和豪放不羁，是医中奇杰。他深入民间，疗法最多，继承仲景、河间之学，用之亦最精。他攻邪已病，疗效如神，的确是历史上别开生面者。李东垣的内伤脾胃学说，亦是适应环境的需要，他行医的当时，正是金元之交，战乱频仍，饥困劳役，人们怒忿悲思恐惧，损伤元气，所以脾胃受困，内伤之病特多，从而造就了他的技术专长。朱丹溪生活在元代，当时蒙古统治阶级对汉族以及反抗者，实行镇压与欺骗的两手。一方面进行血腥镇压，残酷剥削；另一方面又提出行汉法，儒家治国论，麻痹人民，给文人学士以一点优异，所以许文懿讲道八华山，能够风靡一时，而先生亦与之焉，终至“以阴阳造化之精微，与医道相出入者论之”，成为中医中有名的儒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元诸大家，亦成为这一时期学术成就的代表者。

金元诸大家的成就，改变了唐宋以来崇尚集方、推行成药、喜温言补、繁琐而又僵化的局面。开创辨证论治、攻邪已病、泻火养正，各呈专长，重点深入，生动活泼的学术新形势，真如王祿所说：“医道于是乎中兴”（《青岩丛录》）。

三

这一时期学者的成才之道，亦给人很多启发，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有家传者，如成无己、张子和、葛应雷、危亦林、倪维德等，家世为医，基础都比较好，出道也比较早。有师承者，如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罗知悌、朱丹溪、滑伯仁等，都是名师出高徒，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私淑

者，如张子和私淑刘河间，葛氏父子私淑刘张之学，其成就不亚于直接师承。有自学成才者，如刘河间、张元素，奋发图强，专心致志，锲而不舍，读书数十年，终成名医、大医，这是自学成才的好榜样。尚有从学谊关系，切磋琢磨，大扬医理的，如麻知几、常仲明与张子和，宁愿弃官，日游于颍水之上，讲明奥义，辨析至理，不仅成为医学家，而且更好地把张子和的成就流传下来了。又如罗天益，在工作机会，接触了许多御医、儒医，知名专家，交朋友、交学术，大大丰富了师承家法，类集名方，发展成了实验临床医学。又如项昕，本名重于余姚，会朱丹溪来越，出金代河间、戴人、东垣诸书示之，昕独疑古方不宜治今病之论，亟往钱塘，见陆简静，始悟古今方同一矩度。又往浙右，见葛可久，论刘张之学。往建业，见戴同父，谩五运六气撰要若干篇授之。太医院使张廷玉，善折引按抗甚奇，昕亦事之，尽其技。于是为人诊疾病，决死生，无不立验。最后著《脾胃后论》，以补东垣之未备（《余姚县志》）。所有这些途径，都造就出人才，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足见成才的道路是宽广的，办学亦应多样化，不必强调一个体制，一种方法，人才才能辈出。更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张孝忠回顾成无己的成才，认为是北宋重视医学的结果。指出：“国家长育人才，命医立学，得人之效，一至于此，则天下后世，凡所谓教养云者，可不深加之意也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见解是很有道理的。

四

总之，这一时期的医学，上承《内经》《伤寒》的成就，亦兼收晋、唐、北宋方药的经验，尤其诸医学家的创造发明，从

而形成了金元医学的特色，即恢复了辨证论治的优良传统，改变了历史上侧重于经验方的局限，因此能够盛行二百多年。对于明、清两代医学的发展，影响亦很大，无论温补寒凉，攻邪补正，内、外、妇、儿各科，都可以在此看到他们的学术渊源。同时，这一时期医学家的创新精神，亦大可发扬。无论金代诸名医，攻邪补正；元代诸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即在临床各科，敢于提出问题，善于研究问题，阐述自己的主张。这种精神，引导着人们如何更好地去做学问，更好地继承发扬祖国医学。本书论述，以刘、张、李、朱四大家为重点，尽可能反映这个时代的成就，探讨研究各家学术特点，一一为之阐发精义，期于能够做到古为今用，供给临床、教学、科研参考。

本书内容，有五方面文章：一、各家学说探讨，对各家学者、生平、治学、著作、学术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系统地加以叙述，其中以学术成就、临床发挥为重点。二、专题讨论。对某一家的重要论点，具有特色者，加以深入阐发。三、考证。如作者有疑问，著作在历史上有争论者，考其源流，纠正错误，以正视听，不使以讹传讹。四、综述。在学术上具有影响的问题，而金元医家又有特殊成就者，集中资料，综合分析，弄清源流，便于明确本阶段的概貌，从此再作进一步研究。五、医案医话选按，选取各家在临床上的经验，以及精彩的片段文章，指出要点，既可以充分反映一家的成就，更有助于临床工作的借镜。如此论述，似乎较为深入。

金元诸大家的学说渊源

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由于历代医学家本身所处的时代不同，地区环境有别，医疗实践各异，所以产生了各种学说。而中医学的继承性又是很明显的，每一种学说的产生和发展，又受着师承和私淑的影响，进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例如医学发展至金元时代，是中医学术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而当时诸大家的派生，即反映了这一事实。试述其学说发展的渊源如下。

虽有门户亦难守一宗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如刘河间主火，张从正主攻邪，李东垣主补土，朱丹溪主滋阴降火等，就反映了他们各抒医理，各具特点。我们概括地了解后，有助于学习时能够去把握重点。但仅就此而论，尚欠全面，即把分的方面讲得多了，而他们之间，在学术上的渊源与发展，介绍得较少，会产生一些误会与流弊。正如王好古所说的，学习张元素者，“或未尽张氏之妙，则瞑眩之药终莫敢投，至失机后时，而不救者多矣；学习刘完素者，未悉刘氏之蕴，则劫效目前，阴损正气，遗祸于后世者多矣”（《此事难知》）。李中梓亦说：不善学者“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兼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偏而且过，门户纷争，亦是有的。其实，《四库全书总目》尚有下述一段话。

“然儒有定理，而医无定法，病情万变，难守一宗，故今所聚录，兼众说焉”。这是比较客观，能全面地看问题的，既讲其异，亦讲“难守一宗，兼众说焉”。这样，就不致于以偏概全，论其一点，不及其余。何况，上述诸大家之特点，亦是就其技之长者比较而言，真如孙一奎所说：“医以变通称良，而执方则泥。故业医者，能因古人之法，而审其用法之时，斯得古人立法之心矣”。因此，“欲后人知仲景不徒以伤寒擅长，守真不独以治火要誉，戴人不当以攻击蒙讥，东垣不专以内伤树绩，阳有余阴不足之谈，不可以疵丹溪”（见《医旨绪余》卷下）。

刘完素与张元素

任何科学都有一个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例如刘完素与张元素，是有名的河间学派与易水学派的两位创始人。他们学术见解不同，成就亦各异。一者倡导火热论，认为六气均可以从火化；一者重视脏腑辨证，首创归经用药。论其学说渊源，刘氏受北宋韩祇和、庞安时、朱肱的影响较多，他们都是倡导伤寒为热病者，从而演变为刘氏的主火论。而张元素则受《中藏经》和钱乙的影响较多，主张五藏论病。这两位大医学家，学术思想显然不同，但他们之间，关系就很密切。如易水老人专门用以课徒的《医学启源》，亦就是李东垣的启蒙读本，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引用河间之论。如中卷的“内经主治备要”，其中五运主病，六气为病，五运病解，六气病解，几乎全部是刘河间的《原病式》之文，而且提纲挈领，眉目更为清楚。又如“六气方治”，其中列方叙证，亦大半取材于刘河间的《宣明论方》。尚有张元素的《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中的命门相火说，并与三焦为表里，亦是类同于《原病

式》所论，而又加以发挥的。历史上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刘完素病伤寒八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元素往候，指出脉诊用药之法，完素听了，大加折服，其病遂愈（见《金史·张元素传》）。因此，吴諫在《重刻刘守真宣明论序》中说：“本郡志称，刘氏所论著，皆发前古所未发，与洁古齐名，世号刘张法”。从此可知，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互学相长的学谊关系。

张从正与李东垣

又如张从正，有他自己的特点，以汗下吐三法，攻邪已病，其医学风格均是超群脱俗的，真是游艺于医学；他又是能诗善酒、豪放不羁的医中之杰。但他私淑刘河间，成为一个信徒，亦是人所共知，可以说，他是河间学说最忠实的继承者和实践家，尤其对于河间的火证之治，曾谓时气解利，“止可用刘河间辛凉之剂，三日以里之证，十痊八九。予用此药四十余年，解利伤寒、温热、中暑、伏热，莫知其数”。并盛赞三一承气汤为“最得仲景之秘”，赞双解散谓“千古之下，得仲景之旨者，刘河间一人而已”（以上均见《儒门事亲》卷一、二）。这些称道，绝非一般的奉承之词，而是他实践见功的褒奖。因此，他能发挥刘河间的去火而为攻邪，是继承中又有发展了。

李东垣为张元素的高足，尽传易水之学，又高出其师，成为易水学派的中坚人物，这是史书称道的。但他治中风，尽管从气虚立论，而在风中血脉之证，认为“亦有贼风袭虚伤之者也”，肯定亦有外风因素，从而用小续命汤加减治之（见《医学发明》）。就其内容而论，几乎百分之九十是继承刘河间《保命集》的一套，从善如流，并不囿于学派之限。尚有《医学发明》一书，其编写体例，以《内经》论点为题，阐发其义，

缀以方药，亦很似模仿《宣明论方》者。

王好古，先学于张元素，又师事李东垣，应该说是易水学派的嫡系继承者，事实上亦尽传元素、东垣之学。既重视其老师们的成就，主张脏腑辨证，论证脾胃气虚；但又从内伤发热中，发展了三阴病的阳虚证治，著《阴证略例》，对肝阳虚损，肾阳虚损，脾胃阳虚，详加讨论；特别对阴证的辨证和治疗方面，颇多发挥，除在《伤寒论》三阴病的基础上，又博采王叔和、韩祇和、许叔微、朱奉议等诸大家之长，充分发挥他的见解和治疗阴证的方法，可以这样说，他是既从反面弥补了刘河间之不足，又从正面发展和完善了张元素、李东垣的脏腑辨证和甘温补中的成就，成为金元诸家中，对阴证独有造诣的医学家。

更有启发意义的是，他对刘完素和张元素作了认真的比较，公允的评论，真是善于继承面又有独到见解。如云：“盖张氏用药，依准四时阴阳升降而增损之，正《内经》四气调神之义；医而不知此，是妄行也。刘氏用药，务在推陈致新，不使少有佛郁，正造化新新不停之义；医而不知此，是无术也。……能用二家之长，而无二家之弊，则治法其庶几乎”（见《此事难知》卷下）。说得何等令人信服！

罗知悌与朱丹溪

罗知悌是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其为河间学派无疑义。但他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其传授于丹溪者，有河间、戴人、东垣、海藏诸书。并为之敷扬刘、张、李三家之旨，而一断于经，从理论源头上教其学生，使朱丹溪大为开悟（见《丹溪翁传》）。而且他在临床，并无一定之方，但一方之中，

自有攻补兼用者，亦有先攻后补者，有先补后攻者，能够随时取中，不局限于师承一套，这又是博采众长而加以发挥了。他有几句名言，“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旧屋湊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以上见《格致余论》）这种善于学习，善于独立思考的精神，对朱丹溪的影响是很大的。

至于朱丹溪，他是河间学派，这在师承关系上，确是如此，可以说是刘完素的三传弟子。但在学说上，除了继承河间的擅长而外，尤其他的“相火论”及其治疗，推崇河间、从正、东垣诸公，特别是东垣治内伤相火的用药方法，他几乎都继承了。他的滋阴降火，实际是东垣“当以味补肾真阴之虚，而泻其火邪”（见《医学发明》）的继承和发展。并且明确赞同李东垣的论点，“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相火是元气之贼”。尽管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一者重在脾胃，一者重在肝肾，但理论认识，应该说是一致的。并且还发挥了李东垣的胃气论，如云：“胃气者，清纯冲和之气，人之所赖以生者也”。在《茹淡论》中，还大谈劳倦所伤，形气之虚，劳者温之（以上均见《格致余论》）等等。更有意思的是，丹溪推崇东垣内伤学说的成就，抬高到与张仲景相提并论的地步。如云：“夫假说问答，仲景之书也，而详于外感；明著性味，东垣之书也，而详于内伤。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见《格致余论序》）。这是发挥他老师罗知悌的见解。由此可见，他与易水学派的成就，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戴九灵的《丹溪翁传》，列举他治验的十三个病例，有热极反寒而用辛凉之剂者，有阴盛似阳而囁以附于汤者，有气虚宫坠而治以补气升阳者，更有用大吐方法，开肺气以通小便之不通，用诡诈谲怪，怒激妇人，以治气结不欲饮食等等，生动地反映他掌握刘河间、张从正、李东垣、王